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九十四至  
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三十六

金史卷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三十二

瓜爾佳清臣

本名阿卜薩

內族襄

本名安

瓜爾佳衡

本名阿里布

完顏安國

本名棟摩

裕爾伯特

瓜爾佳清臣本名阿卜薩呼爾哈路罕都人也姿狀雄偉

善騎射皇統八年襲祖布達明安大定元年聞世宗即

位率本部軍六千赴中都會之以功遷昭武大將軍從  
右副元帥赫舍哩志寧為管押萬戶接應左都監完顏  
思敬逐斡罕餘黨敗之柔遠至茂巴勒達悉獲之賊平  
遷鎮國上將軍知潁順軍事會宋兵二萬襲陷汝州殺  
刺史烏克遜滿丕及漢軍二千河南統軍宗尹遣萬戶  
富珠哩定方與清臣等領騎兵四千往擊之宋人棄城  
遁遂復汝州三年五月從志寧復取宿州宋將李世輔  
大敗遁去志寧復遣清臣等以兵追襲又敗之捷聞授

宿州防禦使移博州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烏爾古實  
壘部族節度使十二年授右副都點檢遷左副都點檢  
出為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北府事朝辭賜金帶廐馬  
仍諭之曰卿典禁兵日侍左右勤勞久矣故以是授卿  
宜益思勉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閱三歲遷樞密副使  
明昌元年初議出師以本職充東北路兵馬都統制使  
既而詔止之俄以其女為昭儀眷倚益重二年拜尚書  
左丞頃之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賜同本朝人四年遷

右丞相監修國史時議簽軍戍邊上問漢人與夏人孰  
勇清臣曰漢人勇上曰昔元昊擾邊宋終不能制何也  
清臣曰宋馭軍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未  
幾遷崇進改封戴一日上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  
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然其載攻守  
之法亦多難行清臣曰兵書皆定法難以應變本朝行  
兵之術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為奇以奇為正  
故無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耳且學

古兵法如學奕基未能自得於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亦已疎矣尋上表丐閒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聞卿母老欲令歸省故特給假五十日馳驛以往至彼可為一月留也五年二月上御凝和殿清臣省覲還謁上上問卿母健否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別十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復問清臣呼爾哈路風俗何如對曰視

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六年遷儀同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師行尚書省事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伊喇敏為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為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哈里河前隊敏等於栲栳澗攻營十四下之回迎大軍屬部色徹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賤罰北準布由此叛去大侵掠

上遣責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橫海軍  
節度使兼滄州管内觀察使初上諭宰臣曰清臣舊有  
勞效罪狀未甚明若降授應須告致仕耳初擬知廣寧  
府上曰姑與滄州既而又曰與則與之第恐有人言也  
尋復致仕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子伊扎爾襲明安初議  
征討清臣主其事既而領軍出征雖屢獲捷而貪小利  
遂致北邊不寧者數歲天下尤之

丞相襄本名安昭祖五世孫也祖實古納從太祖平遼

以功授上京世襲明安厯東京留守父阿魯岱皇統初  
北伐有功拜叅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畧年  
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默音以本部  
兵討賊戰于肇州之長濼襄先登鏖擊足中流矢襄創  
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默音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  
力也賊走渡霧鬆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  
襄亦縱火立空地以竢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默音曰  
今不乘此平殄後將有悔默音然之襄率衆搏戰大敗

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布薩忠義代默音將  
襄復從忠義追賊至裊嶺西之陷泉及之率石翼身先  
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乎賊首斡罕僅與  
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為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  
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為潁壽  
都統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潁州生擒  
宋帥楊思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橫澗山襄攻之伏  
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獲郭太尉既而趨滁州襄

為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少地隘儻不得闕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為公往取志寧慰之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衛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既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闕志寧履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為拱衛直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為東北路

招討都監遷率賓路節度使移海蘭路兵馬都總管左丞相志寧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莫及異時任用殆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為宋生日使宋方祈免親接國書襄至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之尚服廐馬鞍勒佩刀改河南統軍使入為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世宗謂宰執曰襄為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

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踰月拜尚書右丞諭之曰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吏部至為點檢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長憲臺亦以剛直聞是用委以政機其並勉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任治有異効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勵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國號襄曰為天下大計必先正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

紕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雖無事恒須經畧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並嘉納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上羈縻屬部鎮服遠實之策詔悉行之進右丞相徙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圖克坦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宿

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  
奏曰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惡  
其數多宜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  
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為良若寺觀  
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  
二稅戶多為良者明昌元年同知棣州防禦使膏上封  
事歷詆宰執太傅克寧奏膏所言襄預知之於是詔膏  
還本明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知鳳翔歷西京留守

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復拜右丞相改封任  
時左丞相瓜爾佳清臣北禦邊措畫乖方屬邊事急命  
襄代將其衆佩金牌便宜從事臨宴慰遣賜貂裘安山  
細鎧及戰馬二時呼必紉亦叛嘯聚北京臨潢之間襄  
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澤復遣右  
衛將軍完顏充進軍烏魯斯城欲屯守俟隙進兵繪圖  
以聞議者異同即召面論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路招  
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命支軍出東

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為準布所圍三日不得  
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  
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  
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為敵得使知我兵寡  
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  
憩襄曰吾所以乘夜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  
嚮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  
羊衆皆奔斡勒嘉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大雨凍

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勒勲九峰石壁棹聞上遣使  
厚賜以勞之別詔許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  
相監修國史封常山郡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飲解所  
服玉貝佩刀以賜伴即服之十月準布復叛襄出屯北  
京會羣牧契丹圖卜蘇德壽等據信州叛偽建元曰身  
聖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閑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  
襄之出鎮至石門鎮密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  
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為之備即遣官

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庫哩道  
遠咸平總管富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  
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  
之對曰郊為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今  
若中罷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  
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  
之臣乞於祀前減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  
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

承制授之襄以為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  
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  
十勅百五十視功給之方德壽之叛諸虜亦剽畧為民  
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虜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曰  
虜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奈何襄笑曰虜雖  
雜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  
動後果無患尋詔參知政事喬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  
千萬明年以內艱免翌日起復視事時議以契丹戶之

驅奴尚衆乞盡鬻以散其黨襄以為非便奏請量存口  
數餘悉官贖為良上納之北部復叛裔戰失律復命襄  
為左副元帥莅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  
方艱食乃減價出糶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為言  
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皆悅服時議北  
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  
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準布而自帥兵  
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內庫物即軍中用之其後色徹部

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為受之便賜寶劍詔度  
宜窮討乃令士自賣糧以省輓運進屯於默音埒里額  
穆爾蘇等山以逼之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  
界北京路以為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畧襄曰今茲  
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  
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為永利詔可襄親督  
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傭即事五旬而畢於是西  
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

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  
定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匹上以信符召還遣  
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為  
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  
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  
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  
然可特授之遣左司郎中珠勒根阿哈降詔褒諭四年  
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靜

守法每掾有所稟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定制初置提刑司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俸廩恩禮至渥老不為退復有省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者擬別設恐涉于濫又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

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  
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隸本司宜令監察御  
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乞致仕不  
許時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叅政布  
薩揆等上表符罪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草罪已詔仍  
慰諭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  
及后土方嶽以其世封遠特改授河間府路算卓和明  
安明年皇子生襄復自請報謝既祀嵩嶽還次芝田之

府店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塋禮  
依太師淄王克寧謚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襄明敏  
才武過人上親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  
以偽書遺西京留守圖克坦鑑欲構以罪書聞上以書  
還昇襄其明信如此既而果獲為偽書者在政府二十  
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待掾吏盡禮用人  
各得所長為當世名將相大安間配享章宗廟庭

瓜爾佳衡本名阿里布山東西路薩塔明安伊克達巴

穆昆人大定十三年初設女直進士舉衡中第四人補東

平府教授調范陽簿選充國史院編修官改應奉翰林

文字世宗謂宰臣曰女直進士中才傑者蓋亦難得如

圖克坦鑑爪爾佳衡尼瑪哈鑑皆有用材也遷修起居

注章宗立為侍御史轉右司員外郎數奏稱旨升左司

郎中明昌二年擢御史中丞未幾拜參知政事三年八

月以病表乞致仕詔撫慰不許衡久在告承詔始出上

見其羸瘠復賜告一月四年詔賜今名諭之曰朕選大

臣俾參機務必資謀畫協贊治平其或得失晦而未形  
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識見純直方能去取合公比來議  
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以內無所守故臨事而惑致  
有中失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審其是則執而不回見  
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權衡汝之所長衡實  
似之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汝先有實可謂稱  
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參知政事胥持國言區種法衡  
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荒廢

土田徒勞民無益也進尚書右丞舊制久厯隨朝職任者得奉使江表衡奉使而拜執政特賜錢六千貫六年遷尚書左丞尋出行省于撫州洎還入朝聞父憂去上亟召回起復本職承安二年出為上京留守尋改樞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三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四年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薨年五十一上聞之惻然為輟朝命官致祭賻贈有加遣使勅葬謚曰貞獻完顏安國字正臣本名棟摩其先占籍上京世有戰功

祖錫伯授西南路世襲哈濟穆昆安國沉雅有謀畫尤  
善騎射正隆元年從軍為穆昆常以少擊衆大定中為  
常山簿轉虹縣令會王府新建選充虞王府掾再遷儀  
鸞局副使明昌元年改本局使會達實部長有乞修歲  
貢者朝廷許其請詔安國往使之至則率衆遠迓至帳  
望闕羅拜執禮無惰容時北準布迫近塞垣隣部欲立  
功以誇雄上國議邀安國俱行討之安國以未奉詔為  
辭強之不可或以危言怵之安國曰大丈夫豈以生死

易節暴骨邊庭不猶愈於病死牖下衆壯其言餽驢如  
禮還以奉使稱旨升武衛軍都指揮使出為東北路副  
招討未赴改西北路副招討六年左丞相瓜爾佳清臣  
出兵以安國為先鋒都統適臨潢泰州屬部叛安國先  
討定之以功遷本路招討使兼威遠軍節度使承安元  
年大鹽澤之戰殺獲甚衆詔賜金幣既而右丞相襄總  
大軍進安國為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子裏遣安國追  
敵僉言糧道不繼不可行也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

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便遂從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捷聞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承安二年以營邊堡功召簽樞密院事賜虎符還邊得以便宜從事時並塞諸部降諭使輸貢如初進拜樞密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襲西南路延晏河明安兼哈濟穆昆帝幸慶寧宮命安國嚴飭邊備奏西南路邊戍私竄者乞招誘以安人心上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公四年起復前職卒上聞之輟朝勅有司葬以執政禮

贈特進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號令嚴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又善伺知敵人虛實及山川險易戰必身先士卒故所向輒克諸部入貢安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姪名字以戒諭之諸部皆震悚甚為隣國所畏服

裕爾伯特北京路庫本明安托囉山穆昆人也以軍功厯海濱令遷徐王府掾以稱職再任御史臺察廉升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為唐州刺史尋授西北路招討副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邊有警聚兵圍

慶州急伯特率本路軍往救敵解去州竟無患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伯特為先鋒副統進軍至龍駒河受圍會襄引大軍至得解後授鎮寧軍節度使以六羣牧人叛改寧昌軍伯特為都統領步騎萬次懿州敵數萬來逆戰兵勢甚張伯特親陷陣奮力鏖擊却之身中二創捷聞遷一官承安二年虜軍千餘出沒剽掠錦懿間伯特追敗之復獲所掠悉還本戶三年從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為左翼都統戰伊瑪河勝戰骨堡子西殺獲甚

衆五年授知廣寧府事俄改東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諭三遷為崇義軍節度使泰和六年卒訃聞遣官致祭賜銀五百兩贈金紫光祿大夫伯特勇決善戰自幼以軍功顯任兵鎮十餘年所向克捷凡再遷官賜金幣甚為上倚注云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主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遽以貪小利敗襄雖賢竭力而後勝其任衡安國伯特之功又亞於襄者也

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  
兵者強兵制勢者亡迹裏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  
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之  
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  
不慎歟

金史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三十七

金史卷九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三十三

伊喇履

張萬公

富察通

本名富埒

埒鈕祜祿額特埒

程輝

劉瑋

董師中

王蔚

馬惠迪

馬琪

楊伯通

尼瑪哈鑑

本名威喇

伊喇履字履道遼東丹王托雲七世孫也父約囉早亡

約囉之族兄興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為後方五  
歲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  
看青天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  
世及長博學多藝善屬文初舉進士惡搜檢煩瑣去之  
廕補為承奉班祗候國史院書寫世宗方興儒術詔譯  
經史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一日世宗召問曰  
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  
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

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晦張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嘗居諫職屢有忠言故也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臣未聞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槩稱進士詔履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時雜以箴銘賦詩至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試策今女直諸生以試

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悅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俄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行慶宮畫功臣像過期降應奉踰年復為修撰轉尚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為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宋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曰臣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為急而光獨以此進其

君有天下者取其辭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俄以疾乞  
補外世宗曰履多病可與便州遂授薊州刺史無幾召  
為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尚書禮部侍郎兼翰林  
直學士世宗崩遺詔移梓宮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皆  
謂當如遺詔履獨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曰朕日夜思之  
捨正殿而莫於別宮情有所不忍且於禮未安遂殯於  
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進禮部尚書兼翰林直學士賜

大定三年孟崇獻榜下進士及第七月拜參知政事提  
控刊修遼史明昌元年進尚書右丞初河溢曹州帝問  
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決何也履曰春秋止是  
魯史所以鮮及他國事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是日履  
所生也謚曰文獻履秀峙通悟精歷算書繪事先是舊  
大明歷舛誤履上乙未歷以金受命于乙未也世服其  
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為後既而生子震德元歿盡推  
家貲與之其自禮部兼直學士為執政乃舉前代光院

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

張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幼聰悟喜讀書父彌學  
夢至一室榜曰張萬相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  
焉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以憂去服闋除費縣  
簿大定四年為東京辰淶鹽副使課增遷長山令時土  
寇未平一旦至城下者幾萬人萬公登陴諭以鄉里親  
舊意衆感悟相率而去邑人賴之為立生祠久之補尚  
書省令史擢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改大理評事

就陞司直四遷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丞相圖克坦克寧嘗曰後代我者必汝也俄授郎中敷奏明敏世宗嘉之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選為南京路提刑使以治最遷御史中丞會北邊屢有警上命樞密使瓜爾佳清臣發兵擊之萬公言勞民非便詔百官議於尚書省遂罷兵尋為彰國軍節度使明昌二年知大興府事拜參知政事踰年以母老乞就養詔不許賜告省親還上問山東河

北粟貴賤今春苗稼萬公具以實對上謂宰臣曰隨處  
雖得雨尚未霑足奈何萬公進曰自陛下即位以來興  
利除害凡益國便民之事聖心孜孜無不舉行至於旱  
灾皆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何罪殆  
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唯聖  
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灾而  
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飭人事方今宜崇節儉不急之務  
無名之費可俱罷上曰灾異不可專言天道蓋必當先

盡人事耳故孟子謂王無罪歲左丞完顏守貞曰陛下  
引咎自責社稷之福也上由是以萬公所言下詔罪已  
進士李邦乂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涉先朝有司  
議言者罪上謂宰臣曰昔唐張玄素以桀紂比文皇今  
若方我為桀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顧  
問萬公曰卿謂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  
無此法今宜定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乂罪惟殿三舉  
其奏對詳敏多類此四年復申前請授知東平府事諭

之曰卿在政府非不稱職以卿母老乞侍養特畀鄉郡以遂孝養朕心所屬不汝忘也萬公謝且捧書言曰臣狂妄有一言欲今日以聞會受除未及耳夫內外之職憂責如一畎畝之臣猶不忘君芻蕘之言明主所擇伏望聖聰省察上嘉納之六年改知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為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為繪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移鎮濟南以母憂去職卒詔起復拜平章政事躡遷資善大夫封壽國公時李淑妃有寵用事帝意

惑之欲立為后大臣多不可御史姬端修上書論之帝

怒御史大夫張暉削一官侍御史路鐸削兩官端修杖

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又大兵雖罷而邊事方

殷連歲旱暵災異數見又多變更制度民以為弗便而

又改之紛紛無定萬公素沉厚深謹務安靜少事以為

治與同列議多不合然頗嫌畏不敢犯顏強諫須帝有

問然後審畫利害而質言之帝雖從而弗行也萬公於

是兩上表以哀病旬間詔諭曰近卿言數事朕未嘗行

乃朕之過卿年未老而遽告病今特賜告兩月復起視  
事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  
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  
所開旋為風沙所平無益於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  
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  
史臺所言罷之為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為開築民甚苦  
之主兵者又言比歲征伐軍多敗衄蓋屯田地寡無以  
養贍至有不免饑寒者故無關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

分給之則戰士氣自信矣朝臣議已定萬公獨上書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為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歛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奸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

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皆不報一日奏事上謂萬公曰卿昨言夫久陰晦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甚有理也然孰謂小人萬公奏張煒田櫟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外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遷榮祿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明年章再上有旨得非卿有所言朕有不從者乎或同列情見不一而多違卿意耶不然何求去如是

之數也萬公謝無他第以病言三年章再上再上不允  
加銀青光祿大夫三月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  
甚力上知其不能留諭曰朕初即位擢卿執政繼遷相  
位以卿先朝舊人練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而精  
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  
也加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  
地須大臣鎮撫之先任完顏守貞卒於是特起萬公知  
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

州尤甚萬公慮民饑盜起當預備賑濟時兵興國用不給萬公乃上言乞將僧道度牒師德號觀院名額井鹽引付山東行部於五州給賣納粟易換又言督責有司禁戢盜賊之方上皆從之宋人請和復乞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賻葬贈儀同三司諡曰文貞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於春蒐也顧視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

改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廉讓之士焉大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庭

富察通本名富埒瑄中都路額特赫格們明安人也熙宗選護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衆訝之曰得充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過人遠矣朝廷義而從之後因會葬宋王宗望於房山以門閥加昭信校尉授頓舍改御院通進海陵伐宋隆州諸軍尤精銳付通總之兵壓淮令通率騎二百先濟覘敵及奔中敵兵躍

出通按兵直前傍有舞槊來刺者回身射之應弦而斃  
諸軍併擊敗之海陵召見喜形於色曰兵事定汝勿憂  
爵賞至揚州通營別屯是夜海陵遇弒有來告者通欲  
執而殺之續聞其實哀悶仆地衆掖而起徑入營門哭  
之軍還入見世宗顧謂近臣曰朕素知是人幼嘗從游  
性溫厚有識慮又精騎射授尚廐局副使又諭近臣曰  
常令見朕欲問以事而考其言朕將用之幹罕反命通  
佩金符詣軍前督戰賊破以功授世襲穆昆奚人亂承

詔繼往涖軍遷本局使以母喪免起為殿前右衛將軍  
兼領開廐尋命其子富色哩尚衛國公主出為肇州防  
禦使賜以金仍諭以補外之意因戒敕之語在世宗紀  
中尋擢扶餘路節度使移鎮歸德軍遷西南路招討入  
知大興府事除殿前都點檢初大理卿闕世宗欲令通  
為之問宰臣對曰通點檢器也上曰點檢繁冗無由顯  
其能通明敏才幹正掌法之官又曰通之機識崇尹不  
及也大定十七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詔議推排明安

穆昆事大臣皆以為止驗見在產業定貧富依舊科差  
為便通言必須通括各穆昆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  
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  
貧者不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宰  
臣曰議事當如通之盡心也閱三歲進平章政事封任  
國公世宗將幸上京以通朝廷舊人命為上京留守先  
往鎮撫之二十五年除知真定府事世宗曰朕復欲相  
卿惜卿老矣故以此授卿仍賜錢千貫未幾改知平陽

府事移鳳翔致仕明昌四年上諭宰臣曰通先朝重臣  
年雖高而未衰因命知廣寧府事累表請老復以開府  
儀同三司致仕承安三年薨諭旨於其弟曰舊制致仕  
宰相無祭葬禮通舊臣懿戚故特命勅祭及葬初通在  
政府舉太子率府完顏守貞監察御史喬俱可大用其  
後皆為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鈕祜祿額特埒蓋州巴哩瑪明安希楚穆昆人也貞元  
初以習女直字試補戶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大定七

年授吏部主事歷右補闕修起居注九年河南路統軍使宗叙以宋人欲啓兵釁上言求入見世宗遣額特埒就問之仍究其實至汴問宗叙及召凡嘗言邊事者詰之皆無狀還報世宗喜曰朕固知妄也授左司員外郎十年以夏國發兵築祁安城及襲殺喬嘉族首領扎實結又謀者言夏與宋人通謀犯邊詔大理卿李昌圖與額特埒往按其事夏人報言扎實結以兵犯夏境故殺之祁安城本上國所賜舊積石地發兵修築以備他盜

耳又察知宋夏無交通狀及喬嘉族民戶願令扎實結  
姪趙師古為首領具以聞世宗甚悅轉右將軍賜衣馬  
車牛弓矢鎧仗十二年為夏國生日使還授右司郎中  
遷右副都點檢久之出為河南路統軍都監賜金帶及  
具裝馬十七年授昌武軍節度使兼領前職明年入為  
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世宗嘗諭平章政事唐古安禮  
曰朕思為治之道考擇人材最難其餘常務各有程式  
非此比也如額特埒所舉者頗稱朕意時右三部檢法

蒙克滿都古額特埒與招討扎克丹朋黨乞付刑部詰問世宗曰若扎克丹免死則可謂朋黨今已伏誅乃誣謗耳又謂宰臣曰朕素知此人極有識慮貌雖柔而心甚剛直所行不率易也二十二年委提控代州阜通監召見諭之曰朕自任卿以來悉卿材幹故擢為執政卿亦體朕待遇之意能勉盡所職凡謀議奏對多副朕心莫倚上有宰相而自嫌外蓋舊人年老新人未苦經練是以委責於卿但有所見悉心以言勿持嫌以為不知

也二十三年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表乞解一職詔  
許解樞密世宗以明安穆昆拋留土田責宰臣曰此事  
皆卿輩所當陳舉乃俟朕言而後行蓋卿輩以為細務  
非天子所親朕嘗思之獄訟簿書有額特埒在餘事卿  
輩略不介意朕亦安能置而不問邪俄坐事削一階令  
視事如故二十六年轉尚書左丞世宗謂曰朕昨與宰  
臣議可授執政者卿不在焉今阿老罕年老幹里雅多  
病吾欲用宗浩何如額特埒奏曰彼二人者恐不得力

獨宗浩幹能可任遂用宗浩又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  
用心一如草創時額特埒曰自古人君始勤終怠者多  
矣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  
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終始者實為難  
矣二十八年為上京留守賜通犀帶及射生馬一明昌  
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得舊臣任之乃起  
為東京留守遣監察御史完顏綱諭旨曰知汝精神尚  
健故復用也明年改上京留守又諭之曰上京祖先基

業之地卿馳驛之任到彼便宜行事邊事稍息即召卿  
還二年九月還朝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在位數月薨  
年六十九訃聞上傷悼久之遣官致祭賻贈銀千二百  
五十兩重幣四十五端絹四百五十疋錢二千貫謚曰  
成肅額特埒性溫厚醞藉嘗為丞相赫舍哩良弼所薦  
後世宗謂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額特埒輩其才真可  
用也在相位十餘年甚見寵遇唯奏定五品官子與外  
路司吏同試部令史及令隨朝吏員得試國史院書寫

世宗以為非云

程輝字日新蔚州靈仙人也皇統二年擢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升左司都事久之為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取其妻輝督捕之命張母以長錐刺僧與其妻無完膚以死改陝西東路轉運使再遷戶部尚書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世宗諭之曰卿年雖老猶可宣力事有當言毋或隱默卿其勉之一日輝侍朝世宗曰人嘗謂卿言語

荒唐今遇事輒言過於王蔚顧謂宰臣曰卿等以為何如皆曰輝議政可否略無隱情輝對曰臣年老耳聵第患聽聞不審或失奏對苟有所聞敢不盡心舊廟祭用牛世宗晚年欲以他牲易之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語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尚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世宗曰上京地遠天寒朕甚憫人使勞苦欲即南京受宋書何如輝對曰外國奉使

來必面見天子今半途受書異時宋人託事效之何以  
辭為世宗曰朕以誠實彼若相詐朕自有處置耳輝以  
為不可於是議權免一年會有司市麵不時酬直世宗  
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以問輝輝對曰監察君之耳目  
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  
是故犯也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  
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強雖久

歷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  
頤養輝曰臣猶老馬也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向者  
南京宮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  
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  
於是特詔不預河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  
許之仍給參知政事牛俸承安元年卒諡曰忠簡輝性  
倜儻敢言喜雜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說率用涼  
藥神童嘗添壽者方數歲輝召之因書醫非細事四字

添壽塗細字改書作相輝頗慙愧人亦以此為中其病云

劉瑋字德玉咸平人也唐盧龍節度使仁敬之裔祖弘  
遼季鎮懿州王師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咸州後以同  
平章政事致仕父君詔同知宣徽院事瑋幼警悟業進  
士舉熙宗錄其舊特賜及第調安次丞由遵化縣令補  
尚書省令史歷戶部主事監察御史累轉尚書省都事  
宰臣奏擬瑋經畫軍民田土世宗見其名曰劉瑋尚淹

此乎遷戶部員外郎時將東巡命瑋同工部郎中宋中  
往營行宮就陞郎中改同知宣徽院事為使宋國信副  
使瑋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當時榮之還授戶部侍郎  
初世宗器瑋材幹以為無施不可及將幸上京以行在  
所須皆隸太府欲瑋領其事嫌其稍下故移戶部侍郎  
張大節於工部而以戶部授瑋上還謂宰臣曰劉瑋極  
有心力臨事閑暇第用心不正耳若心正當其人才不  
可得也明年擢戶部尚書時河決于衛自衛抵清滄皆

被其害詔兼工部尚書往塞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惟當徙民以避其衝瑋曰不然天生五材遞相休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塞明年春瑋齋戒禱于河功役齊舉河乃復故名還增秩以為宋弔祭副使世宗不豫拜參知政事仍領戶部既而為山陵使尋上表請外出知濟南府事移鎮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明府仍領河防事三年入拜尚書右丞上嘗問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

瓜爾佳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繁有司難於承用耳  
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賊  
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繁上問唐  
代何如瑋對以四善二十七最明年六月卒是日上將  
擊毬於臨武殿聞瑋卒而止諡曰安敏後上謂宰臣曰  
人為小官或稱才幹及其大用則不然如劉瑋固甚幹  
然自世宗朝逮輔朕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愚人  
則不足論知及之而不肯盡心可乎平章政事完顏守

貞曰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上曰夫為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人皆稱己是賢者固若是乎

董師中字紹祖洺州人也少敏贍好學強記擢皇統九年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丞縣有劇賊王素凶悍不可制師中捕得杖殺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骨縣有遺櫬寓于驛舍者悉為葬之遷綿上令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古額爾衮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再考擢監察御

史遷尚書省都事初師中為監察時漏察大名總管呼喇不公事及呼喇以罪誅世宗怒曰監察出使郡縣職在彈糾呼喇親貴尤當用意乃徇不以聞削官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遷坊州刺史明昌元年初置九路提刑司師中選為陝西路副使坐修公廨濫支官錢罪以贖論及御史臺言其寬和有體召為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尚書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近以平章庇爾佳清臣薦知大興

府事師中言宗肅近以贓罪鞠于有司獄未竟不宜改  
除上納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  
不能化天下命復送有司四年上將幸景明宮師中及  
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鈕祐祿遵古諫曰勞人費財  
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法天地以順動故  
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克巴噶貪暴强  
悍深可為慮陛下若問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  
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蠱蠱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

內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閱  
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  
以冒不測之悔哉上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  
為沴明詔罪已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  
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撥之於事似為  
不急況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  
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  
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籍北京等路

商賈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饑餓之徒將復有如  
曩歲殺太尉馬毀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為亂者矣  
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况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  
邊者今為必里克巴噶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此  
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迺者太白  
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明始散天之示象冀  
有以警悟聖意修德銷變矧夫逸遊古人所戒遠自周  
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釁可不慎哉可不畏哉左

補闕許安仁右拾遺路鐸亦皆上書論諫是日上御後  
閣召師中等賜對即從其奏仍遣諭輔臣曰朕欲巡幸  
山後無他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處  
甚多朕初不盡知既已知之暑雖可畏其忍私奉而重  
民之困哉遣罷北幸尋為宋生日國信使還以所得金帛  
分遺親舊五年上復如景明宮師中及臺諫官各上  
疏極諫上怒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詣尚書省召師中  
等諭之曰卿等所言非無可取然亦有失君臣之體者

今命平章諭旨其往聽焉戶部尚書馬琪表舉自代擢  
吏部尚書初完顏守貞改為西京留守朝京師上欲復  
用監察御史富拉塔等糾彈數事師中辨其誣而舉守  
貞正人可用守貞由是復拜平章政事及守貞以罪斥  
上曰向薦守貞者應降黜如董師中言臺省無此人不  
治路鐸李敬義亦嘗推舉可左遷於外然三人者後俱  
可用今姑出之以正失舉罪除陝西西路轉運使歲餘  
徵為御史大夫命與禮部尚書張瑋看讀陳言文字踰

三月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他日奏事上語輔臣曰御史姬端修言小人在側果誰歟師中曰應謂李喜兒輩上默然師中通古今善敷奏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微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表乞致仕詔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還家上冢許之且命賦寒食還家上冢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其眷禮如此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四上聞之甚悼惜顧謂大臣曰凡正人多執方而不

通獨師中正而通詔依見任宰執例葬祭仍賻贈之諡  
曰文定師中工文性通達疏財尚義平居則樂易真率  
其臨事則剛決挺然不可奪弟師儉初業進士欲籍其  
資蔭師中保任之密令人代給堂帖使之肄業師儉感  
其義方力學後遂登第方在政府近侍傳詔將錄用其  
子師中奏曰臣有侄孤幼若蒙恩錄勝于臣子上義之  
以其侄為筆硯承奉與胥持國同輔政頗相親附世以  
以少之

王蔚字叔文香河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調良鄉丞  
治績優等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蔚性通敏曉析吏  
事尋授都事以喪去起復行左司員外郎遷郎中大定  
二年超授河東北路轉運使諭旨曰汝在海陵時行事  
多不法然朕素知爾才幹欲授以內除而憲臺有言以  
是補外如能操心易行必當升擢否則勿望再用既而  
廉察為第一授中都路都轉運使改吏部尚書以斷護  
衛出職事不當奪官一階頃之出知河中府事遷南京

留守十五年拜參知政事蔚辭不任負荷勅諭之曰卿但履正奉公無或阿順何以辭為十六年出知真定府事累轉知河中府明昌元年召拜尚書右丞致仕卒馬惠迪字吉甫鄴陰人也擢天德三年進士第再調昌邑令察廉第一補尚書省令史大定中出為西京留守判官以治最擢同知崇義軍節度事累遷左司郎中先是鄧儼居是職世宗愛其明敏惠迪一日奏事退上謂宰臣曰人之聰明多失於浮銜若惠迪聰明而朴實甚

可喜也朕嘗與論事五品以下朝官少有如者未幾超授御史中丞拜叅知政事烏達噶叛亡世宗已遣人討之又欲益以甲士毀其船楫惠迪奏曰得其人不可用有其地不可居恐不足勞聖慮上曰朕固知之所以毀其船楫正欲不使再窺邊境耳尋以憂去起為昭義軍節度使明昌元年為南京留守致仕卒

馬琪字德玉大興寶坻人正隆五年擢進士第調清源主簿三遷永清令永清畿縣號難治前令要介有能聲

琪繼以治聞補尚書省令史以永清治最授同知定武

軍節度使事興中府治中召為戶部員外郎改侍御史

世宗謂宰臣曰比者馬琪主奏高德溫獄其於富戶寄

錢事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為乃爾稱職

之才何其難也古人雖云罪疑惟輕非為全尚寬縱也

尋轉左司員外郎扈從東巡遷右司郎中移左司時擇

使宋國者世宗欲命琪宰臣言其資淺詔特遣之還授

吏部侍郎改戶部章宗即位除中都路都轉運使時戶

部闕官上命宰臣選可任者或舉同知大興府事烏克遜仲和上曰仲和雖有智力恐不能主錢穀理財安得如劉晏者官用足而民不困唐以來一人而已或舉琪上然之曰琪不肯欺官亦不肯害民是可用也遂擢為戶部尚書久之削官一階初琪病告近侍傳旨不具服曳履而出有司議當徒二年減外猶追官解任大理少卿閻公貞以為琪本荒遽失措與非病告有違不同宜減徒二年三等論之上從公貞議任職如故明昌四年

拜叅知政事詔諭之曰戶部遽難得人顧無以代卿者  
故用卿晚耳一日上謂琪曰卿在省久矣比來事少於  
徃時何也琪曰昔宰職多有異同今情見不同者甚少  
上曰徃多情見為是耶今無者為是耶琪曰事狀明者  
不假情見便用情見亦要歸之是而已五年河決陽武  
灌封邱而東琪行尚書省事徃治之訖役而還遷中大  
夫承安元年北邊用兵而連歲旱暵表乞致仕不許明  
年出鎮安武軍致仕卒子師周閣門祗候當給假以聞

上悼之以不奏聞責諭有司後二品官卒皆具以聞自  
琪始琪性明敏習吏事其治錢穀尤長然性吝好利頗  
為上所少云

楊伯通字吉甫弘州人擢大定三年進士第由尚書省  
令史為吏部主事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吏部侍郎  
馬琪表薦伯通廉幹尚書省覆察如所舉召為尚書省  
都事授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元年擢左司員外  
郎轉郎中累遷吏部尚書尋移戶部承安二年拜叅知

政事監察御史路鐸劾奏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  
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承望風旨不復檢詳言之臺端  
欲加糾劾大夫張暉輒已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  
鉉詰之伯通居家待罪鉉奏暉言彈劾大臣須有實跡  
所劾不當徒壞臺綱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不言伯通  
私枉詔責鐸言事輕率而慰諭伯通治事伯通再上表  
辭不許四年進尚書左丞致仕卒

尼瑪哈鑑本名威喇隆州人識女直小字漢字登大定

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國子助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器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圖克坦鑑爪爾佳衡尼瑪哈鑑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踰年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右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朕知其正直幹治及為東宮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猶有國俗純厚舊風朕甚嘉之章宗立累遷尚書戶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事明昌五年拜叅知政事薨諡曰

文肅

贊曰伊喇履從容進說信孚於君至論經純傳駁以孝  
行為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  
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己質言無華開壕括地  
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閑於羣說而不試致仕而歸  
理勢然也富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  
烈矣程輝額特埒之鯁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  
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

人多有愧矣王蔚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金史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三十八

金史卷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

黃久約 李晏 李仲略 李愈

王賁 許安仁 梁襄 路伯達

黃久約字彌大東平須城人也曾祖孝綽有隱德號潛山先生父勝通判濟州母劉氏尚書右丞長言之妹一

久夢鼠啣明珠寤而久約生歲實在子也擢進士第調  
鄆城主簿三遷曹州軍事判官有盜竊民財訴者以為  
強郡守欲傳以重辟久約閱實囚得免死累擢禮部員  
外郎兼翰林修撰升待制授磁州刺史磁並山素多盜  
既獲而歎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死  
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盡請  
減之而後行久之復入翰林為直學士尋授左諫議大  
夫兼禮部侍郎為賀宋生日副使至臨安適館伴使病

宋人議欲以副使代行使事久約曰設副使亦病又將

使都轄掌儀輩行禮乎竟令國信使獨前行副使與館  
伴副使聯騎如故乃終禮而還道經宿泗見貢新枇杷  
子者州縣調民夫遞進還奏罷之時以貧富不均或欲  
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  
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斂怨非損  
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韙其議尋上章請  
老詔諭之曰卿忠直敢言匡益甚多未可使去左右遷

太常卿仍兼諫職時郡縣多闕官久約言世豈乏材闕於資格故也明詔每責大臣以守格法而滯人材乞斷自宸衷而力行之世宗曰此事宰相不屬意而使諫臣言之歟即日授刺史者數人久約又言宜令親王以下職官遞相推舉世宗曰薦舉人材惟宰相當為耳他官品雖高豈能皆有知人之哲方今縣令最闕宜令刺史以上舉可為縣令者朕將察其實能而用之又謂久約曰近日察舉好官皆是諸科監臨全無進士何也宣薦

舉之法已有姦弊不可久行乎久約曰諸科中豈無廉  
能人不因察舉有終身不至縣令者此法未可廢也上  
曰爾舉孫必福是乎久約曰臣頃任磁州時必福為武  
安丞臣見其廉潔向公無所顧避所以保舉不謂必福  
既任警巡使處決疑滯上曰必福非獨遲緩亦全不解  
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幸其無贓汙耳久約無以對必  
福五經出身蓋諸科人故上問及之翌日侍朝故事宰  
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欲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

不避以為常章宗即位久約以國富民貧本輕末重任人太雜吏權太重官鹽價高坊場害民與夫選左右擇守令八事為獻皆嘉納之再乞致仕不許授橫海軍節度使以優佚之明昌二年致仕卒久約雋朗敢言性友弟為文典贍有外祖之風云

李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性警敏倜儻尚氣皇統六年登經義進士第調岳陽丞再轉遼陽府推官歷中牟令會海陵方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

前後失敗者衆乃馳白行臺以其木散投之水使工取  
於下流人皆便之丁外艱服除召補尚書省令史辭去  
為衛州防禦判官世宗素識其才名尋召為應奉翰林  
文字特令詣閣謝上顧謂左右曰李晏精神如舊慰勞  
甚悉時方議郊禮命攝太常博士俄而真授為高麗讀  
冊官五遷秘書少監兼尚書禮部郎中除西京副留守  
世宗謂侍臣曰翰林舊人少新進士類不學至於詔赦  
冊命之文鮮有能者可選外任有文章士為之左右舉

晏上曰李晏朕所自識於是召為翰林直學士兼太常少卿以母老乞歸養授鄭州防禦使未赴母卒起復為翰林直學士世宗御後閣召晏讀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闕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對曰臣伏念久矣但無路不敢言今幸待罪侍從得承大問願竭所知上曰然則何如對曰國朝設科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人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闕員其後南北通

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

縣令闕員蓋由此也上以為然詔後取人毋限以數尋  
擢吏部侍郎兼前職諭之曰卿性果敢有激揚之意故  
以授卿宜加審慎毋涉荒唐俄為中都路推排使選翰  
林侍講學士兼御史中丞會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  
詐謂晏曰卿素剛正今某詐病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  
歟晏跪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百官病告  
監察當視臣為中丞官吏姦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

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圖焉既出世宗目送之  
曰晏年老氣猶未衰一日御史臺奏請增監察員上曰  
採察内外官吏固係監察然爾等有所聞知亦當彈劾  
况糾正非違臺官職也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顧謂  
晏曰幽王年少未練朕以臺事委卿當一一用意初錦  
州龍宮寺遼主撥賜戶民俾輸稅于寺歲久皆以為奴  
有欲訴者害之島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殺生況人命  
乎遼以良民為二稅戶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聖朝乞

盡釋為良世宗納其言於是獲免者六百餘人故同判  
大睦親府事默音家有民質券積其息不能償因沒為  
奴屢訴有司不能直至是投匭自言事下御史臺晏檢  
摘案狀得其情遂奏免之尋為賀宋正旦國信副使及  
世宗不豫命宿禁中一時詔冊皆晏為之章宗立晏畫  
十事以上一曰風俗奢僭宜定制二曰禁游手三曰  
宜停鑄錢四曰免上戶管庫五曰太平宜興禮樂六曰  
量輕租稅七曰減鹽價八曰免監官陪納虧欠九曰有

司尚苟且乞申明經久遠圖十曰禁網差密宜尚寬大  
又奏乞委待制党懷英修撰張行簡更直進讀陳言文  
字以廣視聽皆採納之以年老乞致仕改禮部尚書兼  
翰林學士承旨越二年復申前請授沁南軍節度使久  
之致仕上念其先朝舊人復起為昭義軍節度使明昌  
六年歸老得疾詔除其子左司員外郎仲畧為澤州刺  
史以便侍養承安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文簡

仲畧字簡之聰敏力學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調

代州五臺主簿以母憂去服闋轉韓州軍事判官遷澤州晉城令補尚書省令史除翰林修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為立夏國王讀冊官還權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謂侍臣曰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又曰李仲略健吏也未幾轉員外郎以親病求侍特授澤州刺史以便祿養先是晏領沁南軍節度使澤於懷為支郡父子相繼鄉人榮之以父喪免起為戶部郎中時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轉對乃進言曰凡救其末不

若正其本所為本者厚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僭去冗食在乎寵力農抑游惰養財用在乎廣儲蓄時歛散商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則末息矣又條陳制度之宜上嘉納之俄授翰林直學士兼前職因命克經義讀卷官上問曰有司以謂經義不若詞賦罷之何如仲略奏曰經乃聖人之書明經所以適用非詞賦比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為考試官庶得碩學之士上可其

奏改吏部郎中遷侍郎兼翼王傅俄兼宛王傅時知大  
與府事赫舍哩執中坐贓上命仲略鞠之罪當削解權  
要競言太重上頗然之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  
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  
勵後況執中兇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上曰卿言  
是也未幾授山東東西路按察使尋以病訪醫京師泰  
和五年卒上聞之歎曰此人於國家宣力多矣何遽止  
是耶贈朝列大夫諡曰襄獻仲略性豪邁有父風剛介

特立不阿權貴臨事明敏無留滯故所任以幹濟稱云  
李愈字景韓絳之正平人業儒術中正隆五年詞賦進  
士第調河南澠池主簿察廉優等為平陽酒副使遷冀  
氏今累遷解州刺史使章宗即位召授同知中都路都轉  
運使事改同知濟南府明昌二年授曹王傅兼同知定  
武軍節度使事王奉命宴賜北部愈從行還過京師表  
言諸部所貢之馬止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廻賜  
務省費以廣邊儲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十

數仍選明安穆昆勲臣子孫有才力者使居其職田給  
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當強  
矣上覽其奏謂宰臣曰愈一書生耳其用心之忠如是  
以表下尚書省議會愈遷同知西京留守過闕復上言  
以為前表儻可採乞斷自宸衷上納用焉自是命五年  
一宴賜人以為便改棣州防禦使未幾授大興府治中  
上諭之曰卿資歷應得三品以是員方闕而卿能幹故  
用之當知朕意北京提刑副使范楫知歸德府事鄧儼

各舉愈以自代由是擢河南路提刑使上言隨路提刑  
司乞留官一員餘分部巡按又言本司見置許州乞移  
治南京為便並從之憲臺廉察九路提刑司以愈為最  
五年入見尚書省以聞上問宰執有何議論平章政事  
守貞曰李愈言河決事上曰愈嚮陳備禦北邊策言甚  
荒唐守貞曰愈於見職甚幹上曰蓋以其敢為耳又曰  
李愈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視護以慰人心其言良是  
明年改河平軍節度使承安二年徙順義軍奏陳屯田

利害上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其事四年召為刑部尚書先是刑部尚書闕上以愈為可用令議之或言愈病上曰愈比陳言有退地千里而爭言其功之語卿等定惡此人多言耶特召用之舊制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並行科罪仍給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直言及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聖賢樂聞忠讜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尋為賀宋正旦副使泰和二年春上將幸長樂川

愈切諫曰方今戍卒貧弱百姓騷然三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聞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雨潦適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閑適也上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不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棟摩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羣心無定豈可遠事逸游哉上異其言未幾授河平軍節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泰和六年卒年七十二諡曰清獻自著狂愚集二十卷

王賁字文孺其先自臨潢移貫宛平曾祖士方正直敢  
言遼道宗信樞密使耶律伊遜之讒殺其太子世無敢  
白其冤者士方擊義鐘以訴遼主感悟卒誅伊遜厚賞  
士方授承奉官父中安擢進士第坐田穀黨事廢世宗  
即位黨禁解終沂州防禦使賁性孝友勤敏好學第進  
士由復州軍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擢右三部檢法司  
正侍御史賈鉉舉賁安靜有守不尚奔競政府亦言其  
廉素善論議擢河北東西大名府路提刑判官選授尚

書省都事以喪去用薦者多起復刑部員外郎侍御史  
累遷南京路按察使卒賁敦厚尚義篤於親朋不營產  
業比歿家甚窶上聞憫惜之贈朝列大夫仍厚卹其家  
弟質字敬叔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累官吏部主事  
以才幹舉遷昭義軍節度副使章宗問質臨事若何張  
萬公對曰勝其兄賁章宗曰及其兄亦可矣後以禮部  
尚書致仕終

許安仁字子靜獻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讀書善屬

文登大定七年進士第調河間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  
兼國史院編修官章宗為皇太孫安仁以講學被選東  
宮轉左補闕應奉翰林文字上即位改國子監丞兼補  
闕徙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職如故侍御史賈鉉以安  
仁守道端慤薦于朝同知濟南府事路伯達繼上章稱  
其立己純正宜加顯任超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適朝  
議以流人實邊安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  
營邑制為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

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實塞不同非所宜行上然之明昌四年春上將幸景明宮安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奏遂罷幸出為澤州刺史作無隱論上之凡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養心曰田獵曰公道曰養源曰冗官曰育材曰限田曰理財在郡二年徙同知河南府事

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年七十七諡曰文簡安仁質實無華澹然有古君子風故為時人所稱云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少孤養於叔父寧性穎悟日記千餘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召為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辦襄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

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  
不遠勞飛輓越山踰嶮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  
閹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臧獲逋逃而莫得奪  
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  
穴居露處輿臺皂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  
夫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必殺此特細故耳更  
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  
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

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曰  
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冷  
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  
潦積旬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為用是失其爪牙也  
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糧已空褚衣已敝猶  
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  
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射  
舉世莫及若夫銜檠之變猛犣之虞姑置勿諭設於行

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  
翠華有峭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叅  
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  
主不可以輕行良為此也所次之宮草略尤甚殿宇周  
垣唯用氊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終日驅馳加之飢渴  
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  
堪雖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為愈也故  
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已於無憂患之域也

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

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

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

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

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

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

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

聖躬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

幸所過山徑阻修林谷晻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纔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隨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為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衆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

仁無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歛之繁可謂能安  
濟矣而游畋納涼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動非如  
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宗將行關南  
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霸陵袁盎諫而遽止是陛下  
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臣所未喻也  
且燕京之涼非濟南之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炎蒸不  
離府署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議  
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

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愚以為患生於不戒者多矣  
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  
景之變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  
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為之則有後難必矣議者又謂往  
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巴納舊人猶喜談之以為  
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三代之政今有  
不可行者况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  
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之旁亦無

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為業穹廬為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後傷於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合圍

之際麋鹿充牣園中大而壯者纔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為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為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宴安鴟毒亦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

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  
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  
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  
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方今海內安  
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而臣以螻蟻  
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小則名位  
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其為身計豈不愚謬惟陛下深思  
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為心俯垂聽納則小臣

素願獲遂雖死猶生他非所覬望也世宗納之遂為罷  
行仍輸輔臣曰梁襄諫朕毋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  
故罷其行然襄至謂隋煬帝以巡游敗國不亦過乎如  
煬帝者蓋由失道虐民自取滅亡民心既叛雖不巡幸  
國將安保為人上者但能盡君道則雖時或巡幸庸何  
傷乎治亂無常顧所行何如耳豈必深處九重便謂無  
虞巡游以時即兆禍亂者哉襄由是以直聲聞擢禮部  
主事太子司經選為監察御史坐失察宗室奕事罰俸

一月世宗責之曰監察人君耳目風聲彈事可也至朕親發其事何以監察為轉中都路都轉運戶籍判官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使以喪去服闋授安國軍節度副使同知定武軍節度事避父諱改震武軍太常卿張暉曹州刺史段鐸薦襄學問該博練習典故可任禮官轉同知順義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簸揚俸粟責倉典使償為按察司所劾以贖論厯隰州刺史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襄長于春秋左氏傳至于地理氏族無不

該貫自蚤達至晚貴膳服常淡薄然議者譏其太儉云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  
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  
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論議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  
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  
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致治於斯為  
盛嗚呼休哉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也性沉厚有遠識博學能詩登

正隆五年進士第調諸城主簿由泗州推場使補尚書  
省掾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為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  
年世宗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為家豈  
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非重慎之道也書奏不  
報閱歲改秘書郎兼太子司經時章宗初嚮學伯達以  
文行知名選為侍讀居無何以憂去會安軍節度使王  
克溫舉伯達行義起為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召為尚  
書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勅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

字先是右丞相襄奏移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伯達論

列以其非時平章政事張汝霖右丞劉璋及臺諫亦皆

言其不可下尚書省議伯達曰上始即政當行正信之

道今易生辰非正以紿四方非信且賀非其時是輕禮

重物也因陳正名從諫之道升尚書刑部郎中上問羣

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儲蓄伯達對曰布德流

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採獵之禁廣農郊以示敦本輕

幣重穀去奢長儉遵月令開藉田以率先天下如是而

農不勸粟不廣者未之有也是時採捕禁嚴自京畿至真定滄冀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為禁地民有盜殺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未幾改鎮安武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誠贈太中大夫仍以金銀還之傅泣請弗許傅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有司具以聞上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鈞字叔和

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終萊州觀察判官鐸最知名  
別有傳

贊曰金詘宋稱臣稱姪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燕  
享禮也納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亡禮習以為常  
莫有知其為非者故去則云酬勞効還則云增物力上  
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誼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回獻  
所饋齎志未畢傅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  
學婦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

俗之見者寧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金史卷九十六



總校官舉人<sub>臣</sub>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高棫生

謄錄監生<sub>臣</sub>楊鯤